

素纱单衣:古代丝织业的奇迹

文/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件1米多长的衣服重量竟不足一两,衣服叠十层放在报纸上,仍能清楚看到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。

在湖南省博物馆珍藏着堪称国宝级的稀世珍品——素纱单衣。据博物馆介绍,它薄如蝉翼、轻若烟雾、织作精美,是存世年代最早、保存最完整、制作工艺最精、最轻薄的服装珍品。

1972年至1974年,考古工作者在长沙东郊马王堆发现了三座西汉墓葬,数千件精美的文物和保存完好的汉代女尸的发现与出土,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。

素纱单衣便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,也就是辛追墓。据史料记载,辛追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,去世时年约50岁,其生活的年代距今2200多年。

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介绍,一号墓葬具的最外层椁板和内椁板之间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边厢。西边厢相当于辛追夫人的仓库,里面有吃的、穿的、用



直裾素纱单衣(原文物)。湖南省博物馆供图

的,用一个个竹箱子装起来。素纱单衣出土时就是在西边厢的一个竹箱子里,里面有绵袍、单衣,还有裙子、袜子,一共十四件。

素纱单衣的形制比较简单,有两件,一件是直裾,一件是曲裾,都是右衽。“直裾的一件是49克,衣长128厘米。曲裾的是48克,衣长160厘米。”段晓明说。

素纱单衣被誉为西汉时期纺织技术的巅峰之作,也是目前最早、最薄、最轻的服装。“薄在它的经纬密度,每厘米只有62根,孔眼很大,所以透光率就很高,达到了75%。而直裾的这件素纱单衣,它的袖口和领缘是用绒圈锦固定的,这两个地方的重量是8.8克。我们给它算了一下,除掉这



曲裾素纱单衣(原文物)。湖南省博物馆供图

个8.8克以外,每平方米的重量只有15.4克。”段晓明说,最后就是细。细到什么程度呢?一根长900米的丝,仅有1克重。

据了解,20世纪80年代,国家文物局有一个课题就是复制素纱单衣。当时,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了两件,但是两件重量都超过了50克。

直到2019年,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历时两年,终于成功仿制出一件重量约49克的素纱单衣。这也是素纱单衣出土40多年来,首次得到官方授权、经博物馆相关专家鉴定认可的仿制品。

据介绍,素纱单衣曾深埋地下2000多年,出土后由于环境骤变,加速其纤

维分子链的断裂,纤维的强度大幅降低。另外,因常年展览,光照、氧气等自然因素也加速了纤维的老化。虽然至今素纱单衣仍保持有一定的光泽和弹性,但无论从文物保管、开放陈列还是文化传承等方面综合考虑,仿制工作都迫在眉睫。

素纱单衣的仿制过程却并不容易。南京云锦研究所设计中心主任杨冀元说,制作素纱单衣时,西汉人使用的三眠蚕丝纤度只有10.2至11.3旦,而现代人培育的四眠蚕丝纤度却有14旦。“如今吐丝的蚕宝宝被驯化后更胖了,吐出的丝更重了。为了更真实地还原素纱单衣的面料,制作团队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一批瘦弱的三眠蚕宝

宝,它们蚕丝的纤度仅为11旦,比较适合作为原材料来进行面料的织造。”

事实上,素纱单衣之所以称为“素”,是因其无颜色,没有衬里。然而出土至今的素纱单衣经过岁月沉淀,呈现出历史的陈旧色彩。为了把时代的印记完美自然展现出来,制作团队对染料进行无数次染色实验。

在尝试了多种染料试剂均不成功,杨冀元意外地发现一种早餐红茶的颜色非常自然并且接近文物原色,加入固色剂后,这才完美地解决了染色的问题。

关于素纱单衣的穿法,众说纷纭。“一种是认为穿在绵袍之外,因为绵袍一般都有比较华丽的纹饰,素纱单衣穿在上面可以增加朦胧的美感,但是其长度跟绵袍相比还是有点短。”段晓明说,也有学者认为,素纱单衣可能是当时用于丧葬的一种衣服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,素纱单衣可能是一件内衣。

但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,素纱单衣应该是穿在绵袍之外,而且是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才会穿着。

如此珍贵的素纱单衣还曾经“失而复得”。1983年10月,直裾素纱单衣和其他器物曾经被盗。后来,迫于舆论压力,犯罪嫌疑人把素纱单衣丢到了湖南省博物馆旁边的烈士公园,被人发现后送回馆里。

“其他几件被盗的器物有的被销毁,有的被损坏,但是素纱单衣保存得还比较好,修复以后就没事了。现在两件素纱单衣在湖南省博物馆保存状况良好。直裾的在常设展向公众展出,曲裾的现在存放在库房。”段晓明说。

事实上,曲裾的素纱单衣在工艺上相对更高超。“因为它更长、更宽,但重量还轻1克。”段晓明说,为了避免受到光污染,曲裾的那件长期保存在库房。现在,每一件素纱单衣都做一个特定的长匣子,让它可以“躺”在里面。库房恒温恒湿,还有防虫霉药物,方便全方位地将文物控制起来,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保护。

据悉,素纱单衣于2002年成为国家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之一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背后一位古画临摹师的母爱

文/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马晓冬

“收到你的信正是3·8(三八节),我非常高兴,知道你还惦记妈妈。近来妈妈对你的照顾比较差,原因是工作太繁忙,因而身体不支,就容易急躁,所以对你的照顾也就差了……先给你寄15元。因为小爱来信也要钱买鞋买衣服,小龙小陈都要钱。其他12.5元饭费,过些日子再给你寄去。”

再读这封半个多世纪前的家信,83岁的陈长年仍能感受母亲的气息和温暖。这封信是新中国古画临摹事业的开拓者、著名画家冯忠莲写给长子陈长年的。信中,冯忠莲向儿子解释自己工作繁忙疏于照顾家庭的原因,希望能得到孩子理解。

“我现临摹的是宋代张择端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过于工细,明年七一作为献礼。长一丈六尺五,

这是世界闻名的作品,而且大家都在期望我能复制出来。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,时间过紧。因此每天一分钟都不停地在工作,实在感到疲倦……”

上世纪50年代,为了祖国的文物保护事业,处于艺术黄金期的冯忠莲选择了古书画临摹之路,之后默默无闻工作数十年。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,便是成功临摹了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60年代初,冯忠莲接受了临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艰巨任务,从此早出晚归,酷暑严寒,全力以赴。由于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国宝级文物,不能离开其收藏地故宫,她必须每天到故宫内指定地点临摹。此画精细复杂,临摹难度极大,工作异常紧张,冯忠莲在家时间屈指可数。再加上孩子们都上学住校,虽然同在北京,母子交流却时常要靠书信。

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重压,让冯忠莲身心俱疲。陈长年常忆起母亲当年的不易,“她那时每天除了在故宫摹画,晚上还要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,常常头晕、头疼、血压升高,还要考虑我们兄妹4人的衣食冷暖,尽一个妈妈的责任。”

“不是亲娘,胜似亲娘。”冯忠莲师从中国现代国画大师陈少梅,后与其结为伉俪。1954年,陈少梅因病骤然离世,留下了包括陈长年在内的4个孩子,当时冯忠莲36岁。但她没有再婚,选择独自照顾家里老人和几个非亲生的孩子。一家人的生活,全靠她一人工资,经济上捉襟见肘,但她仍一力支撑,从未言苦。

“临摹就非常费眼睛,晚上再一开会,有些身体吃不消,不过我还能坚持,年岁老了,是较以前差了。先寄去叁元,发薪的那个

星期日你最好回来,买鞋、取饭费,有补的衣服袜子也拿回来吧!”在写给陈长年的信里,字里行间,充满着冯忠莲对孩子的爱。

1980年,摹本《清明上河图》终于大功告成。近20年间,临摹工作曾一度被迫中断,冯忠莲也患上高血压、眼疾等病症。由于她所绘的摹本艺术效果和古旧面貌与原作极为相似,被故宫作为文物珍藏。

今天,当人们欣赏展出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摹本时,可能并不知这是冯忠莲付诸心血所绘制的,也鲜有知晓这幅作品背后的报国情怀和母子深情。

“以母亲的艺术功底,她完全可以自己创作,名利双收。但为了古画临摹事业,她甘当无名英雄,默默无闻。”对于母亲的选择,陈长年由衷感佩,“母亲曾说,文物保护是造福子孙的事



业,她能画笔奉献一份力量,把古画精品临摹下来、传承下去,这是无比光荣的责任,她觉得心里很踏实,没有虚度此生。”

“母亲把事业做到了极致,对国家、对事业的责任心极强,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陈长年说。多年来,他在我国机械科学领域勤恳工作,曾参加多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评审和验收,以及百余

个装备的国际招标项目评审工作。

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,冯忠莲书信中,蕴藏着母子深情、优良家风,也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保护和传承的精神。“今天,我们仍要学习他们淡泊名利、执着奉献的精神,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。”